

同學們聽了以後，如果有疑問的話要問，要提出來討論。不管我們講座講的東西多少，總而言之，這個意思都要聽清楚，不能夠發生誤會，有疑就要提出來。再請接著看底下的經文：

【以一切言說。假名無實。但隨妄念。不可得故。言真如者。亦無有相。】

這句話就說得很好，不但是一切妄念、妄相是了不可得，縱然說『真如』，也不可以執著真的還有個什麼真如，這就麻煩。「真如」是從哪裡來的？是從生滅顯的。因為有生滅的對面，就顯一個真如。從真如的對面，顯一個生滅，它是依他起性，相對而生的，既沒有生滅，哪來的真如？所以，要曉得這個道理。因此，這個二門就是方便門，方便說，說到真的？真的是一心。但是，諸位要曉得，這個一心還是假的，一心是對二門而說的，如果沒有真如、生滅的二門，一心也沒有。可見得凡是能說得出的都不是真實義，真實義裡面不但是言語說不出，心裡也不能想，一想就錯了，一想真的就沒有了，想都是妄的。所以才給你講「言語道斷」，言語這個路行不通；「心行處滅」，心行就是思惟、就是想像。剛才給諸位說，不言語、不思惟、不想像也不行，為什麼說不行？因為你心裡有個不思惟、不想像、不分別，這個也不行。

所以佛法，佛法是心法，它是活活潑潑的，不是死的。你看看森羅萬象、芸芸眾生一天到晚在活動，它是活的不是死的，我們要了解其真實相。真實相是什麼？離言說、離名字、離心緣，你就看到一切法的真實相。我們有這三樣東西看這一切法，就是帶著這三樣東西看這一切法，是一切法的幻相，虛幻的妄相。這個事情我們

也用個比喻來說，諸位要細細的去體會。譬如我們好眼睛看這外面一切景象，看得很真實，我們戴上一副黑眼鏡，看到外面統統一切相都是黑黑的，這一切相都變了相，你看到的也都是假相，眼鏡拿掉看的就是真相。眼鏡能不能看？眼鏡不能看。能看的是眼，眼被眼鏡蒙蔽了，眼就是真如，眼鏡就是生滅，眼就是如如不動。那個眼鏡就是言說相、名字相、心緣相，這還不止戴一副眼鏡，戴了三副眼鏡，這又戴上黑的、又戴上紅的、又戴上藍的，看到外面相的時候，你看看那是什麼相？不是看不見，樣樣都看見，可是那個顏色都不對，看的是妄相，就這麼回事情。

我們現在這個見性，上面就是帶著有第六意識的分別，帶著有第七識的執著，帶著有第八識的印象。所以說這個見性上還加上一個眼識，戴上四副眼鏡套在這個上面，所以你見到的外面境相不真實。佛的意思就是把這個東西去掉，你就得到真相。去掉是不是統統不要？那也錯了，不是不要它。就是你要覺悟這是假的，我所見的外面是假的不是真的，你只要曉得是假的不是真的，就見到真相了。所以妄不礙真，真也不礙妄，只要你曉得這個事實的真相，不被這個虛妄的心、虛妄的相所蒙蔽，這就對了，就沒有錯誤，也就沒有過失了。因此，在這段文裡面給我們說明，說真就不是妄，說如就不是變異，如就是永遠就是這個樣子，這是真如。

既然從本以來不可言說，不可分別，可見得，『一切言說』是假，不是真的。我們凡夫實在講煩惱業障太深了，我們要藉這個假的言語傳達我們的意思。再給諸位說，我們不要說聖人，就是講凡夫，高級一點的凡夫彼此傳達意思不要用言語，也不必談很高了，四禪天裡面的二禪天，二禪叫光音天，光音天就是二禪天以上的人，彼此交換意見不要說話，說話多累，放光，光一放對方就懂得了，用光代替聲音。你們要以為光代替聲音很奇怪，實際上我們現在

也代表，你到十字街頭，你看紅燈、黃燈、綠燈，不是放光嗎？紅燈一放大家都停止，曉得這意思不能前進。我們這個光用途很小，在光音天人家放的光，各種不同的光代表了一切的言說。所以到那個地方之後，就不要怕言語不通了，沒有言語不通，這實在是方便。

所以我們現在這個世間有推行叫手語，如果大家都學手語的話，中國人、外國人也不用說話，手比劃比劃意思都懂得了，這實在也是很好。可以成為什麼？成為世界共同的言語。不必要說話，說話說多了傷氣，不要說話多好，意思就能溝通。更高一級連光都不要，你看到阿羅漢就他心通，還要說什麼話？用不著了，彼此都是心心相印的。所以阿羅漢以上連光也不要了。所以，我們要曉得，言語、文字是有限的，有界限的，以有限的言語文字，要想來說明、描寫無限的真理、無限的這些事項，告訴大家，不可能的。所以用言語、用言說，無論怎樣解釋，只是一個局部，很小的一部分，希望從這一小部分悟到，你自己要能夠體會，這才所謂是聞一知十、一聞千悟。

可是我們要想做到聞一知十，一聞千悟，都要從清淨心上下手，唯有心地清淨才有這個能力，心不清淨就不會有這個能力。譬如有人這一聽，他就能夠體會到很多意思，有人聽一樣只曉得一樣，絕對不是說我們的智慧不平等，那就錯了，智慧是平等的。為什麼會有這個相？這個相就是各人障礙不相同，有人業障障得重，他就沒有聞一知十的能力；有人他障礙淺，他就有這個能力。障的淺深，也就是此地所講的染的厚薄，染得厚，當然他清淨這一分就少；清淨這一分多，他染污一定少。所以我們常常要保持一個清淨的心，對於這個世間不染污的心。

在佛法裡面，《華嚴經》的修行方法裡面，有嬰兒行，嬰兒行

是什麼？就是保持天真。嬰兒沒有染污，他對於世間什麼人情世故、勾心鬥角的事情，他心裡都沒有，他見到每個人都是好人，見到每個人都笑。你給他很好吃的他吃，你給他毒藥他也一樣吃，他不生分別，一片天真。學佛的人就要常常保持著天真，這樣天真在社會上會不會上當？跟你說不會上當，只有幸福，沒有煩惱，這多自在。說實在話，愈是聰明人愈苦惱，為什麼？分別多，他知道得多，分別得多，執著多，苦惱多。愈是天真的人愈幸福，所以，菩薩行裡頭有嬰兒行。這就是要我們曉得，一切言說、文字、緣慮都是假的，都不是實在，這都是隨妄念，妄念有的時候就有這些東西，就是妄心；妄念要沒有的時候，這些東西全都沒有了。因此，我們縱然講真如、講一心，也沒有相，你要覓真如之相、覓一心之相都了不可得。下面說：

【謂言說之極。因言遣言。】

這兩句話意思說得很深，前面可以說是總結出這個真如，是以言來離言，我們講真如這是『遣言』，又不可以執著真如之相。這兩句話我們可以把它看作說聽的綱領，就是說聽的根本。佛說一切法，「因言遣言」，所以是說而無說，無說而說；我們聽法也要用這個態度，聽而無聽，無聽而聽。如果我們是因言而有了執著，那是因言有言，這就麻煩大了。因言有言就是清涼大師所講的增長邪見，那個心裡頭本來無一物，搞了一肚子的佛法，這個糟糕了。心裡頭乾乾淨淨沒有這些東西。所以你要把這些佛法都記住了，一心、二門、三大，給你說邪知邪見，清淨心裡頭哪有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？沒有。既然連這些東西都沒有了，哪裡還會有什麼世間法，世出世間法統統都沒有，六祖所謂本來無一物」，到現在還是無一物，從本以來就是無一物，真心就是那麼清淨。

所有這些拉拉雜雜東西，全都是阿賴耶裡頭的事情，就是妄心

、妄念裡面的事情。因言遣言這就會歸自性了，開經的時候，給諸位講消歸自性，這才真正有受用。若不能消歸自性，就是你心裡頭還把這些東西擺在心裡面，擺在心裡就是擺在阿賴耶裡頭，阿賴耶落印象，這就是清涼講的增長邪見，所以這是我們一定要曉得的。這大乘佛法大別來說入門有兩個道路，一個是空門，一個是有門。空有從哪裡說？有就是有言說、有分別、有思惟想像，它有門。空門是什麼？那就是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離心意識，這是走的空門。在大乘八個宗裡面，《華嚴》是走的有門，天台是空門，三論跟禪是空門，唯識跟律宗是有門。淨土宗有人說它是有門，也有人說它是空門，因為有兩種門，所以任何一個人都有入門的機會。

為什麼？你心意識要是去不掉，要想用這個東西，可以，就用這個來學唯識。學唯識真正是到最後是「言說之極，因言遣言」。唯識，你不是要用心意識嗎？就教你用心意識，入海算沙，這是從有門入。它那個方法很妙，所以我們要知道是這種教學它的用意之所在。因為我們用這個心意識用得太多亂了，亂七八糟，所以這個心就像亂麻一樣，古人所謂是剪不斷，理還亂。唯識它用什麼方法？它用一種方法把你整理起來，那就是理，它給你理出一個頭緒出來，真是妙極了。本來我們是胡思亂想，其實都是妄想，雖然是妄想，妄想不亂想，是有條理、有秩序的在那裡想，想到最後無想，這是從有門入。這是講一般人都適用這個法門，都適用。

從空門入的，那是一種比較特別的根性，可是中國人這種人比較多，所以法相宗傳到中國來之後，就不太盛行了。為什麼？中國人不喜歡亂想，不喜歡麻煩，最好叫我什麼都不要想，我這心多清淨。所以中國人是禪宗特別發達，他不想，直截了當就入門了，何必要想那麼多，要去分析那麼多？這就是中國人喜歡簡單。所以你看中國人的文章，第一流的文章簡要詳明，外國的文章囉哩囉嗦一

大堆，總是幾十萬字、幾百萬字，中國文章五千言已經不得了，已經多得太多太多了。

所以中國人所講求的是文少義豐，文字是盡量的減少，意思非常圓滿，這是我們中國人喜歡的。所以要講求含蓄，含蓄的愈多愈是高明。外國人不講求這個，什麼都露在外面，所以他要浪費許多的文字。如果要是用文言文來講，現在的報紙，大概那個篇幅十分之一就夠了，你看省多少事。白話文寫一萬字的文章，文言文大概一、二百個字就寫得很清楚了。確實是節省了許多人力、物力，這是文言文的好處。現在人不提倡，沒法子。實際上文言文難不難？不難。譬如像《大乘起信論》這文字很少，可是義理非常之豐富，如果要把它寫成白話文出來，大概恐怕要寫成二十倍到三十倍的文字。文言文實在有它的優點，希望你們同學們不要疏忽，要認真的去學習，要把它發揚光大。

這兩句科題裡面雖然是「約名釋疑」，也說得很好，第一句這是「立名分齊」，這個齊就是整齊，就是等於像我們現在講整齊線、看齊線。為什麼要建立言說？後面一句這說明的意思，你要不懂這個意思，那這是願解如來真實義永遠辦不到。所以現在一般人學佛為什麼不能入門？就是連佛立言說法的意思都不懂。佛說一切言說，是教我們聽了就離，這一面聽，聽了就捨、聽了就捨。千萬不要說聽了之後還好好的收藏起來、保留起來，這麻煩就大了。既然是聽了就捨了，現在還要用錄音機把它錄下來保留，這不叫糟糕了嗎？聽了就捨，一面聽一面就捨，聽完之後心裡頭乾乾淨淨，什麼都沒有，這叫悟，是用這個方法來誘導你悟入。

如果你聽了之後統統接受去了，都裝在阿賴耶識裡頭，把你這個悟門堵死了，世間人常講開悟叫茅塞頓開，你現在把這些言語文字相都是茅、都是塞，一天到晚都在那裡塞，你怎麼能開悟得了？

所以我們今天學東西，確實不了解這兩句話的意思，我們是反其道而行之。人家古人是因言遣言，茅塞頓開；我們今天是因言執著言，拚命往裡面塞，是唯恐塞不住，到什麼時候你才能開悟？永遠沒有開悟的指望。這樣的說聽，三世諸佛看到了怎麼不流眼淚？全把他的意思搞錯了。這個觀念什麼時候能夠扭轉過來？我們世俗可以說無始劫來的觀念，都是一切都要收藏起來，都要把它裝在阿賴耶識裡頭，唯恐裝少了，博學多聞，唯恐裝少了。菩薩給諸位說也是博學多聞，但是人家什麼都不裝，就是心裡頭不落印象，博學多聞，那是真智慧。我們博學多聞，全裝在阿賴耶識變成什麼？變成成見，變成一種虛妄的執著。就是所謂見取見、戒取見、邪見，就變成這個東西，博學多聞後來的結果變成這些。清涼講的增長邪見，沒錯。

會學的人，博學多聞，他一樣都不裝，他也看、也聽，他也學習，他阿賴耶識裡頭不落印象，他不起分別、他也不執著，他樣樣都明瞭，樣樣都會，增長智慧。這就是佛法跟一般修學的方法，你看看基本態度上就不一樣，這個用意就不相同。所以佛法是清淨法，佛法是清涼法，絕對不是煩惱法，世間人所謂是知事多時煩惱多，佛法裡知事多時智慧多。為什麼原因？你曉得這兩句就懂得了。這個兩句雖然是說出佛菩薩、祖師說法的用意，這是立名之義，名就是建立種種名相、言說相，說他這個說法的意思。實在給我們修學的人，懂得他的意思，我們才能夠真正建立修學的態度，成敗關鍵就在此地。曉得這個意思了，我們不妨多聽、不妨多看。

原本是無礙的，不知道這個意思，錯會這個意思，這麻煩大了，這個聽多了、看多了是增長麻煩。這在教學裡頭也很重視這一層，真正好的老師、高明的老師他願意教初學的人，從來沒有聽過經、沒有看過經的人，他很願意教，為什麼？頭腦簡單，沒有邪見。

最怕的是什麼？他看了很多，他也聽了許多人講經，他的成見很深，你給他講真實的，他不相信，為什麼？以前那些人我聽不是這個講法，他有分別、他有比較，這個事情麻煩。開了悟的人這個可以，你就曉得這個道理，這個時候你聽得再多、看得再多，愈是聽得多，愈是看得多，那愈好說話，一說就悟了。我們要想入大乘之門，我們要想在這一生當中要成就，這兩句話是一把鑰匙，看看你們同學能不能拿到。掌握到這把鑰匙了，這個大乘之門很順利的就打開了，從此以後不會再落在邪見裡面。向下這才給我們解釋：

【此真如體。無有可遣。以一切法悉皆真故。亦無可立。以一切法皆同如故。】

這個兩句，前一句是說明離開真如以外，沒有生滅法，後面兩句說明，生滅法之外也沒有真如，正是說明二門不相離故，二而不二。我們還要從事相上來說，大家更容易體會，以我們眼見色來說，這個能見的本體是見性，就是真如，能見之體跟所見的這些色相，這些色相也是真如，色性，見性跟色性是一個性。我們通常講這個總的，不講別的，總說有情叫佛性，見性就是佛性，眼耳鼻舌身意這個六根的根性就是佛性，六塵的塵性就是法性。我們講佛性、講法性是總說，我現在給你講見性、講色性是別說，要曉得，這是一不是二，這是真如。可是從真起妄，這就是在見性上面帶著有眼識，有第六意識、有第七識，而且還有第八識。

不但有四個識，見性上帶著有四種識，還帶著與這四種識相應的心所，這是虛妄的，這是生滅法。這四個識以及與四個識相應的這些心所，全是生滅法。你們在《百法明門》裡面可以讀到，八識五十一心所統統是有為法，有為法就是生滅法，這就是生滅門。我們的見性是真如門，色性是真如門，八識五十一心所是生滅門，生滅門是依真如而起的。所以說離真如哪來的生滅？你離開生滅也找



不到真如，所以這是二而不二，這兩者永遠不相離。好像我們的身跟影子一樣，形影永遠不相離，是二，但是也不二。所以不能說它是一，也不能說它是二，就是不一不異，這是一切萬法的真實相。

所以菩薩在此地才給我們說，真如的體沒法子離開，『遣』是遣離，這是一切萬法的理體，所以一切法皆真。法叫法性，眼見性見一切色，這一切色相是色性，一真一切真。真是實在的，我們講妄，那妄是假的，妄不是真的，這個話說得很清楚，你們有沒有聽懂？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就好像影子是假的不是真的，影子礙不礙身體？不礙，它是虛妄的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妄相就是妄相，妄相不是真實相，既然是虛妄不是真實的，你要把它當作真實的，這就錯了，這就叫迷惑顛倒。影子不是真的，你天天去照顧那個影子，把自己身體忘掉了，這個叫顛倒了。你吃飯，看看那個影子它有沒有吃飽？你照顧它這不叫冤枉嗎？我們現在就是這麼顛倒，哪是真、哪是妄都搞不清楚。說真不真，說假不假，這裡面就教我們要覺悟。

給諸位說，去了言說、名字，就是分別執著，這個身怎麼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戴上這些名字執著、妄想，就是假的；換句話說，如果我們去掉了分別執著妄想，現前這個身就是清淨法身，法身、報身、應化身是一不是三。因為我們有這些虛妄的分別執著，所以這個三就不是一了，把法身說之為理，把報身說之為相，化身說之為用。這是從哪裡生出來的？三從哪裡生出來的？三從妄想裡頭生出來的，離開妄想三就合成一。所以只要離開分別執著妄想，凡所有相，皆是實相。如果不離開分別執著妄想，還迷在那裡面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所以一般人不了解這個道理，說佛說法模稜兩可，每一句話都不是肯定的，這麼說也對、那麼說也對，究竟怎麼說是對？這他是不曉得佛說法的意思。所以佛無有定法可說，佛根本

就無法可說，佛既然根本無法可說，我們還有什麼法可聞？人家無法可說，我們還聞了不少，這豈不是怪事嗎？

所以從真如這方面來看，一切法皆真，因為無有一法可以建立故，佛氏門中一法不立。這一法不立，立的什麼？立的是名字，立的是言說，立的是事理，這世間一切法建立的。佛法裡面說一切都不建立，一切法都不建立，這一切法是平等的，所以說萬法皆如，如是平等的，平等一如。你看看，前面這一句，「遣」是離開，佛氏門中是一法不捨，遣就是不捨，後面一句一法不立。既然是一法不捨、一法不立，諸位想想看，我們在一切法裡面，如果有取有捨就錯了。明白這個道理之後，我們在生活當中一切法不取，一切法也不捨，沒有取捨，就沒有得失，這多自在。

所以基本做人的態度，理論通達之後才能夠相信，信心才能夠建立，基本做人的態度是於人無爭，於世無求。再問問，這個態度在今天這個社會能行嗎？今天這個社會是競爭的社會，我要不能夠跟人競爭就不能生存，這個觀念是錯誤的觀念。你要不跟人爭，你活得快樂無比，絕不是說你活不下去。你跟社會、跟人競爭來生存的時候，活得痛苦，這個競爭的說法是邪知邪見。佛法與我們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，所主張的是不爭，中國自古以來講禮讓，不是講爭，講退讓。退讓是一片祥和的氣氛，而競爭是一種恐怖的氣氛，不相同。大家都在那裡爭，我不爭，我得的就是祥和，就得的是清淨。佛法裡面講的是共業與不共業，這別業，所以為什麼要去爭？爭到頭來又得到個什麼？你看伊朗總統拉吉他要去爭，爭到個總統不到一個月就被人炸死了，他要不爭，人家也不炸他。他要不爭他的福報還長遠，他爭到總統，那個福報一次聚集起來，一個月就享光了，就沒有了。何必要爭？

你們諸位要好好的去想想，如果這個人在世間一生是不爭名、

不爭利，悠哉遊哉身心無事過這一生，這一生就是神仙生活。你再看世間人，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過了一生，苦不堪言，這一生空過了，忙到後來為什麼忙的，他自己也不曉得。一天忙到晚，你問他，為什麼忙？身心清淨，身心無事，這生活在詩情畫意之中，這裡頭有真樂。世間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，歌舞場中這些那是麻醉，那不叫樂。他心情太緊張了，他要找一點刺激，等於打嗎啡一樣，絕不是樂。樂是悠閒，只有在悠閒輕鬆裡面才真正體會到樂，緊張的生活裡沒有樂。所以西方人到台灣來觀光的時候，看到台灣人幸福，為什麼？悠閒自在。台灣人到香港，人家一看就曉得台灣來的，為什麼？他很輕鬆、很自在，走起路子來慢慢的走，看到你行動就曉得。香港人走路不一樣，就好像他家裡失火一樣，心慌得不得了，趕著走。所以我們看到那麼緊張，這人沒有意思。台灣人是這裡看看、那裡看看，不慌不張，一看就曉得台灣來的，這是有福報地方來的，就這麼回事情。可是學佛的人看到台灣人是福報還不夠，還是沒有福報，為什麼？他要爭。這是我們講到真正受用處。

諸位還要曉得，所謂是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。爭個什麼？你們把《了凡四訓》念個一百遍，念少了怕忘掉，福報自然的，一飲一啄都是前生定的，爭也爭不來，爭得來的還是自己本來有的，這有什麼意思？如果說爭來是本來沒有的，這個爭了有意思，本來沒有我爭到了。爭得來的還是本來有的，這是冤枉。所以古人明理之後說兩句名言，「君子樂得為君子，小人冤枉為小人」。小人爭，爭得來的還是自己有的，這不叫冤枉嗎？所以諸位真正通達這個事理之後，他心定了，像了凡居士一樣他心定。他跟雲谷大師兩個，面對面坐了三天三夜不起一個妄念，他並不是功夫，雲谷大師很佩服他：你的定功不錯。他說我不是定功，我是命給人算定了，我起妄念也是枉然，是空的沒有意思，就不起妄念，這妄念沒有了。

可見得事理明白了，妄念就能斷掉，這個時候的享受是正受，心地清淨。末後這一句話是總結：

【當知一切法不可說。不可念。故名為真如。】

我們要想學習，就像佛在《金剛經》裡面教給我們的，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。這樣就與真如相契合了，與佛無上菩提相應，一切法也不要捨棄它，也不要爭取它，我們所謂是一切都聽其自然。古人所謂是隨緣而不攀緣，無論什麼境界，順境則隨順緣，逆境隨逆緣，順逆無不自在。為什麼？你在一一切境緣裡面不取不捨，心就得自在。順境裡面沒有樂受，你不取不捨就沒有樂受，心是清淨的；逆境裡面你不生煩惱，你沒有苦受。這個心攀緣就有苦樂，就有苦樂憂喜捨的感受，就有煩惱。隨緣哪有煩惱！隨緣就是普賢菩薩教給我們的，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，他所得到的的是無量的功德，它不是煩惱，這個功德是稱性的，是性德，顯示了性德，這是我們講修行，我們在修行把本性的性德顯示出來。可是你要是攀緣的話，在這一切境界起心動念，這個性德就沒有了，性德就不顯，顯不出來了。顯出來是什麼？煩惱，貪瞋痴慢顯示出這個東西，七情五欲顯的這個，這就不自在了。性德的顯現是大自在，與佛菩薩那個境界是相同的，在世間人中那是高人一等，見解正確深遠廣大。

無量的智慧用事而不是感情，感情是迷，是智慧用事。也許世間人常說，如果是人與人當中要沒有感情，這個世界成什麼世界？這都是錯誤的觀念，殊不知你觀念裡面的感情是虛妄的，不是真實的，會變的，今天好了，明天惱了。好了怎麼樣？結婚。惱了怎麼樣？離婚。你看，現在離婚率多少？結婚時候不是說很好嗎？很好為什麼要分開？假的。好也是假的，壞也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以智慧為主的是真實的，永遠不會變，所以菩提心裡頭有大悲心，真

正的大慈大悲。慈悲要以我們世間法來講就是仁愛，大仁大愛，永遠不會變的，這是真的。慈悲跟世間的愛情是一樁事情，名字不一樣，迷的時候叫它做愛與情，覺悟了叫它做慈悲，是一樁事情，不是兩樁事情，迷悟不相同。所以我們是真正明白了，事實的真相一切法原本不可說。因此，佛菩薩這個立意裡面是說而無說，這個說沒有害處，說而不說，不說而說，所以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，沒有妨礙。諸佛菩薩、歷代祖師天天講經也沒有妨礙，他的用意是教一切眾生隨順悟入，不是給我們做障礙的。

我們在這個地方要真正能夠學到，一個修學的態度，也就是證明《金剛經》，佛教給須菩提尊者的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這八個字。不但是運用在佛法修學上，要運用在生活上，知道一切法的真相，知道一切法的真實義，不是不明瞭，不是迷惑，是樣樣都明白，樣樣都清楚，你自自然然就有這樣好的態度，這樣才能夠默契真如。契就是我們通常講證，就是證得，自己親證這個境界，到自己親證，那就不是佛所說的了，是自己的境界。到你自己親證這個境界之後，你再看一切經都是你自己講的，也不是釋迦牟尼佛教的。為什麼？一個心，從一個心裡面流露出來的一切法門。底下有一段「問答釋疑」：

【問曰。若如是義者。諸眾生等。云何隨順而能得入。】

『如是』就是如前面所講的，如前面所講的「一切法不可說、不可念，名為真如」，好了，你說不可說不可念了，我們怎麼能證入？這個疑問確實是有。我們一般人總認為是有說有聽，研究思惟這才能夠證入，好像我們看起來這是正理，要是無說無聞就能證入，這個不合道理。所以這個問題是必然要提出來的。下面菩薩給我們解釋：

【答曰。若知一切法雖說無有能說可說。雖念亦無能念可念。

是名隨順。若離於念。名為得入。】

這幾句話很要緊，與我們修學態度有密切的關係，這是我們修學不得法，用功不得力，都是違背了這個原理原則。我們不曉得事實的真相，所以這個地方告訴我們，『若知』，假若你要是真正知道了；換句話說，我們現在都不曉得。『一切法雖說無有能說可說』，說實在的話，只有佛菩薩曉得。阿羅漢以下的都不知道，阿羅漢有法執，他曉得人我是空了，他不執著，對於諸法他還執著。換句話說，對於一切諸法他還有能有所，能所未忘，還有能說之人，還有可說之法。唯有佛菩薩他自己曉得，無有能說之人，也無有可說之法，說不說？說法四十九年，講經三百餘會，這就是說了，說而無說。無說而說，雖然說了三百餘會，四十九年，有沒有說一句法？沒有，一個字也沒說。一個字沒有說，說了一大堆一大堆的，從這個地方去體會。這樣說起來，我們一天到晚說話，跟佛一天到晚說話有什麼不一樣？我們所說有，這話是我說的，有能說之我；這是我所說的，有可說之法，有能有所，能所不忘。而能說所說從意識裡頭生出來的，還落在意地裡頭，由阿賴耶識生，後來還落在阿賴耶識當中，能所不忘，堅固執著。

佛沒有意思，佛無心，無心意識，是從真如本性裡面生出來的。真如本性是什麼都沒有，本來無一物的，再回歸後面去，也是本來無一物，清淨的。體清淨，相清淨，作用還是清淨的，正如說以空合空，還是個空相，這是佛菩薩。佛菩薩就是我們的覺心，凡夫就是我們的迷心。說到這個地方，諸位一定就要曉得，自己沒有證到這個境界，決定學不像的，哪能學得來的？入一分就有一分像，證得二分就有二分像，絲毫沒有證得的，想學那怎麼能學得像？學不像的。學不像，勉強學，論簡單，註解裡面祖師就講了，叫業障，所以這個東西學不像的。所以學佛跟學世間什麼法，第一個不相

同的地方，就是學佛要真，決定做不得假，世間法裡頭有真有假，佛法裡頭只有真沒有假。這個真就是從一心、二門、三大裡頭去入，這個才是真。我們對於一心、二門、三大這個意思境界是一無所知，那你從什麼地方入？

這個前面是講說聽，後一句是講能念所念，這是我們講的念佛法門，因為這個法門，在《起信論》裡頭佔著很重要的地位。『雖念』，這一天到晚念阿彌陀佛，『亦無能念可念』，這叫『隨順』，這個「隨順」什麼？前面講隨順說聽，後面講隨順念佛。隨順都是用的真心，不是用的妄心，妄心決定不隨順，唯有真心才隨順。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，我們這佛號念不念？念，不是不念，一天念到晚，從來不間斷，念。念，自己曉得無能念之我，無所念之佛，為什麼無能念之我，無所念之佛？因為能念之我、所念之佛無非一心而已。能念之我是一心顯現之物，所念之佛還是一心顯現之物，本來不二。在這個裡面求能所了不可得，這叫真念佛者，這叫真離念者，這是念而離念，不是說離念就不念了，不是的。離言說不是講不說，是在說聽裡面離說聽，在一天念到晚裡面離念，這『名為得入』。「入」就是證，就是契入，我們講念佛得一心不亂，是這個得法。換句話說，要在能所不二裡面得，幾時證得能所不二，能念之心，所念之佛是一不是二。生佛不二，眾生與佛是一不是二。念是隨順方便，是一種善巧的方法，目的是要教我們把這個妄念念盡，證得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，這就叫證道，這就叫悟入，妄念都沒有了這就叫證道。

妄念還有，不起現行這叫功夫成一片，也是很好的境界，到這個境界，念佛人求願往生這已經有決定性的把握了，我們所講帶業往生，決定的把握，而且是生死自在，可以隨意去來，所以到這個時候就有這個能力。我們還沒有到這個境界，可見得我們念佛的功

夫不是不勤，天天都在念。理論不通，雖然是念，違背了原理，違背了法則，所以用力雖然很勤，連初步的效果都沒達到。你要是懂這個理論，懂得這個法則，依照這個理論與方法來修學，相信不要很長的時間就如法；換句話說，初步的效果就達到了。初步效果一達到，信心就堅固了，為什麼？你自己只要到功夫成一片，你就會相信，事一心就有辦法得到，自己有這個信心充滿了希望。到證得事一心了，那理一心不成問題，為什麼？我到這個階段是向上一著，就可以證得了，就充滿了信心。

所以念佛人不懂理不行。老太婆念佛，充其量只能到功夫成片，這是最多只能到這個。一心很難，為什麼？她不懂得理論。所以，念佛人對於教理千萬不可以疏忽。江味農居士是念佛人，你看《金剛經講義》裡面一再提倡，念佛的人一定要懂得般若，要具足般若智慧。楊仁山居士是念佛人，他老人家的基礎就是《起信論》與《華嚴經》。我們要想研求一切大乘經，確實費的時間很多。我出家的時候，我第一部請得的經典就是《華嚴經》，第一部得到的，就是《華嚴經疏鈔》四十本線裝本，有一個居士供養我的，對這個就很有興趣，就發心來弘揚，可是機緣很難。我從民國六十年開講，一直到我們圖書館建立，才講了一半，現在把它停下來，一共講了多少時間？一千五百多個鐘點，才講一半。所以像這樣的大經，我預計全經講下來至少要二千五百個小時，你涉獵這一切大經談何容易？可是《起信論》這麼短短東西，它把一切大乘經的經義，教理教義全部都是融會在這裡面，我們讀這一部論就是讀百部大乘經典，所以它當然有相當的深度，這是沒話說的。所以這個《論》值得細講，值得深入，確實有這個基礎之後，一切大經都能夠迎刃而解，不會再有困難了。所以希望同修們，對於這部《論》要多多的留意，希望大家聽了我這只是一個引子而已，古人的註疏多多去看



，我們現在這個東西只能做為參考書，不能照這個來細講。好，下課。